



2316
3-2

三節遺稿卷之五



薪谷

疏

辭吏曹佐郎疏

已巳八月

伏以郎署特一微末官耳偃然控辭固知僭越極矣茅念臣人器不稱廉耻所係與其緘默而招官災無寧被猥濫之誅而冀免 誤恩茲敢冒昧塵瀆焉夫銓部非他曹比而郎官素稱極選自非儲養之材不可以一朝居也今者盡捨一時之人望而倉卒備擬實出規外物情已不愜矣况又謬及



於如臣者哉臣以年少新進百無可取前後匪據
只積瘕曠之罪尋常職務尚懼不堪惟此忝竊萬
萬尤不近似臣雖愚昧自知則明公論攸在人謂
斯何臣雖欲貪戀 恩榮覲面供職而播聞遠邇
嗤笑必多臣之顛躓固不足道而其如玷辱清朝
何此臣所以干冒 天威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
伏願 聖明察小臣狼狽之狀悶蹙之懇亟 賜
鑄免臣職以重名器以安愚分公私幸甚

辭弘文館校理疏 乙亥九月

聖明不知臣不肖使得待罪 經幄不稱之誚固

已多矣頃於處置兩司也適緣同僚有故臣獨當
之而臣之愚見以為兩司多官曰罷擄事論議雖
歧俱是為公非為私也自當與其同僚會議反覆
商確要歸於至當至正之道可也何必紛紛然各
執所見如爭訟者然哉以故務欲鎮靜並請出仕
以竣其論議之歸一矣臣雖無狀何敢糊塗渙忍
畏首畏尾而不為辨別白黑哉且前日洪柱一避
辭中欲停罷擄之論一款與金尚憲之意雖似略
同而洪柱一則雜引黃位坤事及公清武科試官
事多有未安之說似難在職金尚憲初避以為欲

與同僚相議停當而適遭私憾未行相會禮以致
耽延誤事云爾則服制中不得行公者載在法典
勢所固然豈可以耽延爲咎而遞之哉一立一落
前後有異者此也臣伏見執義趙綱引避費盡許
多說話攻斥詬辱無所不至此雖以引避爲名亦
一彈章也耐彈供職在庶官猶不可況於論思之
地何可一刻苟冒乎且三司一體所宜相敬而苟
有可劾之罪則直爲彈劾可也今乃曰其自己引
避肆言謾罵至於此極此不過欲行己志乘忿所
發而實由於如臣無狀忝在匪據也人言之來無

足恠者臣雖欲貪榮忍耻其如玷辱名器何臣於
再昨卽搆一疏陳情乞免而爲政院所却 拜陵
舉動不敢不參覲然供仕今已數日亦可謂無耻
之甚者也伏乞 聖慈察臣至懇臣本職及兼帶
並 賜鐫削以重名器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爲養乞郡疏 乙亥十二月

伏以人之疾痛之極必呼天呼父母今臣情勢悶
迫非特疾痛而已不得不冒死仰籲於 天地父
母之下臣父以無妹獨子不幸早世臣之祖母唯
臣是依名雖祖孫情實母子祖母年今七十有五

日迫西山爲養幾何臣孝慙子路旣不負百里之
米宦異潘岳又不獲板輿之榮且臣喪妻鰥居已
有年矣非徒臣不能養祖母臣之衣服飲食乃反
貽憂於祖母臣誠窮天地一罪人也家本貧寒朝
不謀夕每於臣從仕之際祖母拮据經營齋送盤
飧臣嘗臨食而歎不能下咽者數矣臣惡盈禍積
早失怙恃唯一祖母亦不得致甘旨之奉臣獨何
心能不悲哉祖母未死之前冀得一麾以爲數年
專城之養乃臣丹情之至願也且臣之祖父 贈
領議政臣暹受知 宣廟至叅光國正勲壬辰之

難死於國事骸骨尚未返葬以 國家優異之典
贈秩旋門封臣祖母貞敬夫人該曹歲致饋遺
臣之祖母非鱼鱼匹婦之比也臣竊觀 聖恩如
天優待前後功臣無間存沒顧恤戰亡家屬無論
貴賤如臣祖母者亦 聖朝之所宜恤也臣本爲
養干祿幸竊科第年少仕宦百無可取而出入近
密十年于茲感激 鴻私報答無路思欲歷涉更
事以圖涓埃之報况内外交差明有典例伏願
聖明察臣至情授以一縣邑則 朝廷優老之恩
小臣自處之道兩得其宜公私幸甚

三節遺和卷之五
目求言陳時務疏

丙子五月南陽府使時

伏以臣於前月日本道觀察使布告文牒伏見
聖教引過責已舉義斥虜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
求臣庶之言嗚呼一哉 殿下之心大哉 殿下
之言也雖草野韋布之士猶將聞而興起有懷必
達况如臣者曾忝從班久竊殊榮職雖在外心不
忘 君亦安敢默然而已乎請以芻蕘仰備裁擇
嗚呼惟天惟 祖宗敷佑我 殿下延續景命
宗社再安彝倫復正有為之機千載一時凡厥臣
庶莫不拭目翹足以俟太平之期而一紀已過治

效未著式至今日岌岌其殆垂亡之象不一而足
言之至此無寧死而無知豈但痛哭流涕而止哉
當今之事可言者多矣難遍以舉姑就 聖教所
及者而推明焉 聖教有曰敬天之誠勤民之意
無所不用其極而天災疊見民怨朋興臣請略陳
之夫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
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臣不敢知 殿下敬天勤民
之道其果若是耶自非然者烏在其敬天勤民也
向者 正殿雷震之災罕聞今古而視爲適然宴

安姑息則上天其可欺乎 陵寢頽圯之變雖曰
雨水而纔過數日張樂行禮則神人豈得安乎其
他天災物恠疊見層出天心之仁愛可見而 殿
下徒以虛文下 旨求言言雖可採例用虛辭優
荅旋歸有司爲一故紙而已未嘗有採施之實或
於忿懷所發 天怒不得其正且 國家治亂本
於生民而生民多失其業生民休戚繫於守令而
守令或非其人以繭絲先保障而徵求極其錙銖
以撫字後催科而追呼恚於星火如傷之念雖切
於九重之內若保之澤不究於八方之外臣以此

數者有以窺 殿下敬天勤民之道有所未盡其
誠也 聖教有曰量田欲正經界而反失人和臣
又略陳其槩古之量田也只以均其賦今之量田
也欲以加其賦奈之何民不怨也孟子所謂仁政
必自經界始者必指古之量田而言也古今不同
名實懸殊臣亦以今之量田斷之曰虐政必自經
界始矣臣於去年冬承 命往嶺南出入村落其
於怨讟之言聞之熟矣有二三村老貌若甚感者
相與言寧賊速來毀此田案則吾屬可以生矣臣
恠而詰之曰是何言也量田之毒豈有甚於外寇

乎其人垂涕泣而對曰外寇雖至猶可以避亂於深山窮谷是一朝之禍也田案猶存則殫其地竭其廬猶不足充其稅子子孫孫將不能保如或從而之他方則隣之隣族之族皆不勝其苦矣是累世之患也與其有累世之患寧被一朝之禍也臣聞而大感及至竣事之日敢陳愚見請寬其稅者實出於此也舉一可知其三嶺南如此湖西南二方亦可推而知之矣當初幹事之臣不能體上之至仁唯以稅入之多為能事甚者至於沉湎酒色委任吏胥終使民怨歸於國家臣不勝憤

惋焉然而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戒伏願 殿下申命有司無恤經費之竭無務租稅之重必以寬民徭紓民力為主孜孜於絜矩之道向之特命蠲減之役更勿惹起無庸失信於民也 聖教有曰戎事欲備陰雨而反惹民怨臣又略陳其槩夫我國兵制大違於古而將不知兵兵不堪苦何者今之緩急所恃者唯編伍之軍而正軍之保公私之賤苟充其額故其在平居之日亦懷竄身遁役之志况於危亂之際望其親上死長之義乎且闔帥邊臣非唯不能教訓又從而剝割無厭一以為

肥己之資一以爲譽阿之餌哀我疲兵不敢言而
敢怒者久矣臣聞諸西路之人當丁卯之難或有
勇敢之民戮零賊而獲貨馬者則別施厚賞激勸
他人於計爲得而爲守令者沒利於前而昧患於
後或奪其貨或攘其馬甚至於繫囚其妻孥而徵
之自是西民自相爲戒雖有賊中之逸馬棄貨不
敢收而歸况敢冒鋒鏑而戮其賊乎噫此輩之罪
可勝誅哉往年元帥之開府也別將禰禪厥數甚
夥而皆責供億於本道本道分辦於州縣州縣侵
徵於民戶馱載其需來供幕下爲別將禰禪者不

自戒慎食列方丈其費當如何哉是時三軍之士
不得窺虜之左足而使一道民力先疲於供億揆
諸古昔用兵之道恐不當如是也至如京上宿衛
之軍其苦亦甚騎曹下吏及衛將書負侵虐之弊
已不勝其姦至於夜直巡檢及軍裝點閱之際皆
有收布謬例故騎曹之吏最優於諸司者誠以利
之所在也然而吏胥持鼠輩耳不足多責而爲衛
將者乃堂上朝官而亦收價布以爲冗費其中稍
知廉隅者亦以爲流來舊規不可停廢云噫輦轂
之下亦如此何責夫閫帥邊臣哉以此觀之民怨

三節遺利卷之五
之來無恠也臣竊痛焉 聖教有曰發號之間事
失機宜而不能修舉歟臣又略陳其槩臣聞爲國
之道二王與霸而已矣其心本於誠政出於公無
所爲而爲者王者之道也其心雜於僞政出於私
有所爲而爲者霸者之道也王霸之辨不出乎誠
僞公私之間而已自王道不明於世而世之言治
者始爲一切便安之術其推之已也則無本而易
窮其及於人也則有限而難久其治效之成就豈
可與王道同年而語哉臣竊觀改紀以來 殿下
勵精圖治之意非不至矣宿德耆舊之輔弼不爲

不多而不尚純王之道唯以雜霸爲務發號施令
抑揚太過決獄斷刑欲示私恩臣竊爲 殿下惜
之至如曩者號牌之舉強拂輿民之情旋行旋罷
故量田之政用錢之法今方設行而民皆以號牌
爲前鑑不信朝家之令惟俟停罷之日民心若此
何事可做此無他爲治不本於王道規規於事爲
之末故措諸政事動失機宜伏願 殿下澄省焉
聖教有曰用人之際好惡不明而仕路溷濁歟
臣又略陳其槩自古君人者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舉賢而自佐斥邪而不用然公明未盡其道好

惡不得其正則其所謂賢者未必皆賢而所謂邪者未必皆邪也是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可不慎乎臣竊觀 殿下私意未祛豈能盡公明之道喜怒不中豈能得好惡之正哉掌兩銓者參於政席循資計級注擬除拜而已至於進賢退不肖之大道略不加諸心上甚者乃曰某人乃某宰之所請也不可不用某人即物議之所棄也不可不退斥夫所謂物議者唱之者何人和之者亦何人而是之者不必皆是非之者不必皆非臣恐偏黨之禍未必不由於此臣不勝慨然之至近年以來朝

著之間賢愚混進字收之任貪污或間良可歎也古語云駑驥同轅伯樂烏之咨嗟玉石相糅卞和爲之於邑故賢邪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參則正士結舌信斯言也寧不爲之寒心哉然而一賢一邪卞之有道陳善閉邪不顧人主之喜怒而只欲格其非心者必君子也先意順旨不恤國事之是非而只欲固其寵祿者必小人也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其閃倏不可測者必小人也伏願 殿下

擴乾坤之公恢日月之明聽其言觀其行必使是非邪正不能遁其形焉 聖教有曰言路杜塞公論鬱抑於下直氣消沮士風不振於朝歟臣又略陳其槩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犯雷霆觸神抗天亦明矣雖開道而求諫和顏而受言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人主惡聞其過則人之情何苦而抗天觸神犯雷霆哉臣竊觀 殿下智出庶物有輕待臣鄰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詭詭之色已成厭聞之病諤諤之士時觸批鱗之怒朝封短疏而夕下牢拒之

音片言忤旨而未免斥逐之譴自此內而朝廷外而草野皆以言為戒譬猶見馮河而沒則臨水逕回見陞高而墜則遇木恟慄上探微旨慮非悅聞旁懼貴臣將為沮議是以求言之旨無歲不下而草野之下 朝廷之上應旨進言者絕無而僅有臣竊為 殿下危之伏願 殿下求言如不及納善如轉圜心存為國則狂僭而不之罪志切匡君則過激而不之斥使四方後代知 殿下有從諫如流之美知朝野有直言骨鯁之臣豈不韙哉昔者唐臣陸贄進言於其君曰明者廣納而成德闇

者獨用而敗身此真千古格言 殿下所宜三復而警省者也 聖教有曰女謁通行宮闈不嚴歟 臣又略陳其槩臣聞聖王之爲國也必嚴宮禁內外斬斬故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矣曩在昏朝宮闈之禁解矣女謁之患慘矣卒之墜厥緒而亡其國此 殿下之所嘗痛惋者必不待臣言而後知也 殿下卽祚以後痛懲前愆修齊之化自家而國其於女謁之說宜無可言者然而往在十年前臣以承文正字屢直本院得見私家女奴出入於宮門者往來如織臣固已驚恠矣有識者

或以爲 聖上奉承 慈殿不得嚴其宮禁者必是養志之孝也臣之驚恠之心於是乎暫定矣又於上年國恤之初臣時忝玉堂猥廁於閤門外哭班試察宮禁則閤家之封進饘粥者踵相接於禁闈婦女之乘轎來哭者或經宿於大內臣之昔年驚恠之心至此而尤極也此而不禁日漸滋蔓則馴至於昏朝女謁之患易如反手耳嗚呼昏朝之事思之至今不覺瞿然未知 殿下獨不能思之耶伏願 殿下勿以臣言爲狂濫而有所戒懼焉 聖教有曰賦役不均民生失業歟臣又略陳其

槩嗚呼 殿下之赤子不得乳於慈母者亦已久矣何者內需司之土地臧獲率多投屬而昏朝痼弊尚未革祛書題委差之輩猶踵舊習只見漁奪之爲利不知怨歸於 聖上其勢將至於亡人國家而後已臣之曾忝銓曹纒纒陳達於 榻前者良以此也且昏朝權勢之徒占人之田奪人之奴驕奢無度自底顯戮前轍若此後車可戒而今之勲貴之家指謂籍沒家產爭相圖占猶恐或後故主家雖有前後之異而其豪奴悍僕肆其氣焰者無異於前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病乎夫山林海

澤宜與民共之而今者宮家勢家皆已廣占使芻蕘者漁採者俱不得往焉往則必有罪焉未知此習始於何時稽諸往牒曾所未見者也且諸宮家田土皆免其稅而小民偏苦負冤無告向者臺諫經年論列而終不見施賦役之不均未有甚於此也宣惠廳設立之初通計畿民半年之役收捧每結八斗之米旣捧之後使民安於畝畝不復奔走於徭役其爲民省弊之意至矣盡矣而法久弊生今者種種徭役猶復出定於民間街談巷議多有怨誹者而 殿下安得而聞之乎噫今此數者之

三館遺和卷之五
三十一
弊若不及今變通則必至於國不爲國伏願 殿
下留神採納焉 聖教有曰有罪無罪刑罰不中
有功無功爵賞不明歟臣又略陳其槩臣聞春秋
胡氏傳曰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
法以詔王者宰也此天下之大常也是以怒而刑
者陰也聖人之所惡而不敢縱有罪之人喜而賞
者陽也聖人之所好而不能賞無功之士臣竊觀
近者有罪者或逭於刑章無功者或冒於濫賞臣
恐 殿下刑賞之柄不得其中也至於貪官汚吏
之犯賊者前後相望而 殿下以濡沫之惠不忍

繩以當律守令閹帥之別備者職分當爲而 殿
下以煦煦之恩濫施超擢之典鞠逆之際雖大臣
及諸宰按獄知其可刑而不敢強請知其可宥而
不敢強沮遂使無辜者橫罹於玉石之焚誣告者
不伏於反坐之刑若使張釋之于定國當廷尉之
任必不如是也且刑不上大夫爵罔及私昵皆古
之訓也而今者鞭撻衣冠無異輿僮媼媪媵仕曾
不戒懼此亦今日之可憂而又有大於此者夫用
兵之際尤以賞罰爲重而今者勸徵之道幾乎廢
矣何以作三軍之氣乎丁卯死節之人未蒙恤典

者臣不能盡知而宋圖南之死於安州也倉卒草
檄忠義奮發竒協之死於凌漢也處死明白有足
可尚而宋圖南諸子未紆一命之恩竒協之子終
羅流竄之刑以此觀之 殿下之待亡臣不已薄
乎李一元文希聖輩雖曰有才而其爲才也徒知
屈膝於虜庭將焉用其才爲哉與其有才而降孰
若無才而死然而 殿下旣不能明正其罪又從
而富貴其身 殿下之待降俘不已太厚乎若使
金應河之魂有知亦必痛恨於古戰場之土中矣
今日將士之解體職此之由也臣嘗觀我國前史

當三國戰爭之日凡有血氣者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人情豈惡生而樂死哉誠以時君勸徵之道有
所感發也今 殿下有三國之地又有三國之民
雖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可以有爲也伏願 殿下
正賞罰之法明勸徵之方焉 聖教有曰羈縻之
計蓋出於不得已今乃以不忍聞之說托以通議
而嘗我此亦由予許和之致噬臍何及臣又略陳
其槩夫和議之誤國已有明效大驗宋朝是已讀
宋史者無愚智皆知之何 殿下之不早覺耶大
抵弱吾之兵者和議也耗吾之財者和議也貽吾

三朝遺稿卷之五
之恥者和議也損吾之威者和議也拂吾民忠義
之心而壞邊陲備禦之規者和議也迨目前斯
須之憂而養異日宴安之毒者和議也智以和
議而愚計以和議而拙氣以和議而餒人以和議
而玩彼戎狄者悍如虎毒如虺抱虎而處安知其
無噬齧也枕虺而卧安保其不咬敢也是以宋臣
岳飛之言曰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
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范仲淹之議曰隆禮謹信以
盟好爲權宜選將勵兵以攻守爲實策彼不肯盟
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然則人

君不得已而和戎者此其庶幾乎當丁卯之許和
也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洞燭乎此而特牽於一
二執政之言以貽今日之悔可勝痛哉臣於是時
以太學生上章斥和 聖批勤懇令人感激臣意
謂 殿下雖以燃眉之急姑許其和而必奮嘗膽
之志以消此羞矣厥後上下玩愒文武恬嬉一年
二年今至十年都忘在營之日少無固圉之策近
者虜未渡江而朝野失色遠近荷擔以戰守之計
付之於無奈何之地此豈非和議之誤國乎昔越
勾踐十年教訓能雪會稽之耻今以堂堂 聖朝

乃反不能及臣竊爲國家耻之况今稱帝之說何
忍聞之若使魯仲連復生必不止於蹈海而死耳
羅德憲革辱命之罪萬死難贖而廟堂巽軟之語
不可使聞於敵國嗚呼廟堂氣已死矣臣以爲
殿下今日不誅德憲輩必有他日之悔亦如今日
之悔許和也伏願 殿下繼自今勿自退縮益加
奮發焉嗚呼凡茲十餘條之弊 殿下旣已知之
矣亦已悔之矣非假臣一二談也實我東方億萬
年無疆之休也然而古人曰非言之難惟行之爲
難伏惟 殿下其勉之哉臣之所懷猶有所未罄

者臣願倒廩傾困羅列而進焉嗚呼大臣者君之
股肱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也大臣尊而後主勢
尊其不輕而重也審矣前朝之季姦臣竊弄威權
倒持太阿故我 朝懲其患去大臣之權大小事
務皆稟 睿裁文武銓選悉歸政曹曰循至于今
日 殿下之待大臣不盡其誠百僚之尊大臣不
以其禮堂陛之不嚴極矣今之大臣雖不如古之
大臣而旣在大臣之位則可不以大臣之禮待之
乎伏願 殿下以敬大臣爲務焉嗚呼單絃不能
發韶護之音牙色不能成袞龍之章故人主必待

羣臣而治其國是以體羣臣之道昭揭於九經之
目朱子釋之曰體者視羣臣猶四體也旨哉言乎
殿下不以四體視臣上下之間情意未孚疑阻
先形今之仕進者皆以散階爲榮名宦爲懼若此
不已臣恐殿下之國事將日非矣臣聞昔我
先王之待近臣也近臣雖有罪流竄而臨行必賜
藥物以慰之其眷戀之意至矣頃者李尚質以侍
從之臣遠謫北塞死於道路而殿下曾不嗟悼
尚靳復爵之命以此一事觀之其他亦可推測而
知也不亦寡恩矣乎伏願殿下以體羣臣爲務

焉嗚呼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至於人才之盛衰何獨不然必須人君以道預養
然後如富家之取財於府庫而無不如意如匠石
之用材於方圓而各適其用矣近來文武之才俱
患乏人內無經綸之士外無干城之將人才之不
作未有甚於此時然而天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
事世世未嘗無人才顧養之不以其道耳是以臣
愚以爲人才不可不養嗚呼士習者國家之元氣
也斯文之顯晦世道之污隆皆繫於此而今也服
儒服冠儒冠者率多偷薄之輩抱聖經談聖學者

徒務章句之習飲墨科場所慕者軒冕銜玉君門
所望者富貴或有繩趨尺步以正學律身者則必
羣聚而笑之至於章甫之會不聞禮讓之風絃誦
之地變爲戰鬪之場甚矣士習之澆漓也然而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苟能崇奉儒先倡明斯文導之
以仁義而文藝有不屑焉養之以道學而功利有
不取焉則一變可至於道也是以臣愚以爲士習
不可不正嗚呼閭閻匹夫之家必有藩籬之固然
後房闥可保無虞而防穿窬之盜矣况於爲國之
道乎今者山城雖設於內地備禦不固於邊境是

棄藩籬而守房闥也臣竊哂之臣聞林慶業之言
白馬山城雖或固守去賊路稍遠若得一千兵守
龍灣舊城以爲犄角之勢則義州可以守矣慶業
久在邊上揣摩必熟若非易言兵事者則其言誠
有所見也以白馬山城猶謂之去賊路稍遠則如
正方也長壽也首陽也南漢也城池雖險其可謂
禦敵之地乎噫尺地莫非先王之地一民亦莫
非先王之民則清川以北何可棄而不守乎此
殿下之所宜留念也嗚呼昔趙襄子以晉陽爲
保障畢竟賴而全况我國之江都控扼海口兩西

三南皆舟行可通真天作之區也曾經駐駕殿
下亦必知其形勝矣然而地不自勝曰人而勝丁
卯以後置諸相忘臣竊恠焉多設木柵於泊舟之
地使沿海諸邑各分信地而守者李時白之計可
謂得矣而今至累載尚不得行其計以此觀之雖
有奇籌碩畫百出於此者臣知殿下必不能用
也江都之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五十餘里而牧
場居三分之一識者之歎惜久矣馬政雖重若比
之人民則其輕重何如也今若移其馬於他島募
民得以耕種其所耕種者皆編於行伍則不過數

年江都之戶口必增軍額必倍稅入必贍未知
殿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乎臣久居江都慣聞是說
自古雖有此議而每爲司僕寺所沮云噫司僕寺
之官亦我國之臣也苟利於國何敢沮之乎且環
江都而爲小島者纍纍相望如仁川之紫燕島南
陽之大部島卽三南水路之衝也江都之信島長
風島卽兩西水路之要害也其於江都可爲唇齒
之勢欲以江都爲保障而慮不及此則非計之得
也今聞遠近士庶將欲避亂於諸島者甚衆而只
以臨亂無統爲懼云爲是之慮別置關防則賊未

三管遺稿卷之五
及至民反受害其所以保民者乃所以害民莫如
擇其土可爲領率者稱以守將招集避亂之人以
爲固守之計一以通朝廷之命令一以濟民生之
危急則其有助於江都之聲勢必多矣此 殿下
之所宜留念也嗚呼屯田之設其來久矣蓋屯田
之策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備二曰省轉輸之勞三
曰足邊鄙之用其有關於國家大矣然而今者關
西之屯田大異於是徵內地之疲兵爲塞上之農
夫行齋居送遠近騷然責糧發馬公路凋弊及其
秋成收穫也所得不能償所費且其兵去家千里

困於飢渴脫有緩急決難得力於行陣噫且耕且
守者屯田之利也而今之屯田旣無益於耕又無
益於守烏用是屯田爲哉識者之譏蓋有年矣臣
之愚計以爲罷東南之農民不復屯作而募西北
之士兵豐其餼廩各守其境則習其水土安其居
處欲保其妻子欲全其親戚人人各自爲戰矣其
與東南之人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此
漢晁錯募民守邊之遺意也或曰雖欲豐其餼廩
奈軍儲已竭何臣以爲東南應赴之軍各官所給
資裝及公路夫馬之費一皆輸送則其數必倍於

屯田所收矣伏願 殿下垂察焉嗚呼舟師之策
不可少緩也蓋南方形勢大浸渺茫洪濤洶湧非
若平沙大漠騎兵之所能馳也非若險道傾仄步
兵之所能達也苟非舟師又孰能駕風而破浪乎
壬辰之亂島夷大來而不敢由海路而西者實李
舜臣之功也李舜臣雖才且智非舟師則何以施
其才騁其智哉龜船制度乃李舜臣所設施而今
者統營只有一隻其他巨鎮則或有之而其制度
不與龜船相類是徒有其名而少無其實也臣曾
爲湖南守令與水使領舟師搜討於洋中大閱湖

南之舟師又於年前歷見釜山等八鎮嶺南之舟
師亦大略知之矣蓋嶺南以輕快爲主湖南以堅
緻爲主而爲邊將邊倅者玩愒姑息不能盡心修
飾誠可痛矣船上器械糧餉則故臣權盼爲巡檢
使時爲節目其處事周詳有非人人所及而凡物
僅備一二戰之資但恨其太簡也况物力殘薄國
綱解弛不得充其節目者頗多且船上戰士僅二
十名定爲恒式厥數太略矣大抵我國人心巧詐
軍律不嚴望風土崩各自謀生故不能善戰而舟
師則與陸戰有異必無散亡之患况水戰乃我國

三論遺稿卷之五
之長技誠不可少緩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嗚呼
北道六鎮卽我 祖宗朝所拓之疆土也大山巨
其西北大海環其東南惟一路可以通行而又有
重關複嶺以間之此乃天作地設以爲我國之藩
蔽也鍾城鏡城卽六鎮之咽喉甲山北青乃賊路
之要衝南兵使鎮北青而設行營於甲山北兵使
鎮鏡城而設行營於鍾城其設施之意蓋亦有在
也今聞自甲山至白頭山下採蔘大路可以馳馬
且於鏡城之境又有間路云虜若潛兵山谷執我
採蔘者怵以威誘以利使之前導或由間路而襲

鏡城或由甲山蔘路而抵北青則咸關嶺以北皆
將坐而失之矣此乃今日之最可憂者而北道自
經尼胡之變幸而無事者已久爲守令邊將者徃
於偷安其於戰守之備漫不知爲何事至如貪饕
之輩需索貂裘恣意所欲剝割邊氓愈往愈甚人
心已離無所告訴而去京師數千里誰得以聞知
乎臣於六鎮形勢雖未目見而每遇北來之人必
相與問答故聞之亦頗詳矣今若別立科條嚴飭
守令邊將使之專意守禦固結民心而間以名官
中可以彈壓者填差邊倅稍有聲績者不待瓜限

旋以近侍召還使之備陳邊情則未必無一助也
且北路士馬之精強爲八方最而近來解體之甚
者蓋由國家不有聳動之舉也臣竊聞閔聖徽於
前春北巡時歷舉其土人曾爲邊將有聲績者
啓聞至於該曹已捧除職承傳而今已歲餘未
嘗擬望其爲失望大矣惟殿下留神焉嗚呼西
北人民刷還之規出於實邊之策其法至嚴且重
而近來紀綱已解人不畏法督責之際只益騷擾
未見實效且應刷之人若不見存則必責其許接
之家其間雖有至寃者而未蒙分釋臣恐覆盆之

下天日或有所未照矣最可痛惋者西北之人若
與內地之人或有相訟之端或有睚眦之隙則曰
嫌誣訴轉報侵督者比比有之故臣金起宗之爲
北關方伯也以爲刷還而無其實者必罪進告之
人然後可杜誣訴之路云者誠有所見也惟殿
下留神焉嗚呼東萊倭館供倭之需極其浩大嶺
之南六十州之物力幾盡於此矣臣之幹事南方
也其於此事聞見頗詳密其爲弊端固有紀極東
萊府使若非廉謹剛明者則其貽弊於一道何可
勝言乎臣之愚計以爲勿論職秩高下極擇差遣

三管遺稿卷之五
十四
稍有治效者則例陞本道方伯且一年之內收捧
之數及用下之數一一成冊會錄例於歲末報于
方伯又報于該曹俾無中間浪費之患以除南方
一分之弊可也嗚呼給饋餉不絕糧道者管餉之
任而不知生財之大道唯以轉販爲能事以廉價
收買唐物行文勒賣於列邑其弊固已多矣况管
餉已備之米率多散在民間餉臣只持虛簿及其
有事也星火催督於郡縣郡縣之丁壯悉赴調兵
之役只有老羸之民男負女戴運轉於累日之程
其爲公私狼狽爲如何哉人心之怨叛亦由於此

臣之愚計以爲凡轉販之物一從市直切勿勒賣
當無事之日預爲運置於近邊之地以待不時之
需可也嗚呼各道都事擇遣之策頃者備局議啓
而竟無歸宿處誠可歎也蓋都事爲任旅宦他方
迨周一年自古稱爲苦役人皆厭避故必以人微
望輕者差遣其於號令之際不能爲有無况望其
彈壓守宰乎間或得其人差遣而習俗已痼難以
卒變如欲丕變此習則莫如重其任也如欲重其
任莫如別立條目必以三司中有威望者擇遣及
其瓜遞也亦必以三司之職召還使於還朝之日

撮其道內所聞守宰賢否及軍情民瘼一一書啓
如御史之爲則是無御史之名而有御史之實也
御史常在道內則貪官污吏必不得措手矣且
殿下耳目之寄遍於八路豈曰少補哉是以臣愚
以爲極擇都事可矣嗚呼諸道營將之設各有統
領專掌操鍊其創立之意似非偶然而朝廷不能
慎簡故膺是任者率多闖茸不能勝其任者或見
凌轢於守宰或被笑侮於將士不復行其號令只
俟爪蹏而歸非徒無益於軍旅之事其有損於國
家體面庸有極乎今之議者不知其慎簡之當先

徒見其無益而有損務欲革罷是實懲噎而廢食
也恐或未之深思也臣愚以爲極擇營將可矣嗚
呼各邑所儲之軍器只有空簿雖多亦奚用哉蓋
昏朝時以軍器措備多少或爲賞罰故守令之不
知廉耻者虛張其數而無實措或使商賈防納而
不合於實用誠可痛惋臣聞自上年更爲申飭使
之各措月課軍器云此後若復踵前習則反不如
不措之爲愈也臣於辛未年以試才御史往湖南
承命點閱軍器則一道所儲半爲無用之物此
臣之所覩記也臣之愚計莫如嚴飭守令使之修

補舊軍器而今此月課軍器則勿爲新備以其應
備之數至計作米逐朔會錄以爲軍餉則於計最
得矣何者器械雖多而飢不能師者兵家之憂也
目今公私赤立軍餉最惡且各邑必先備米布然
後乃可質取軍器質取之際亦多耗費之患若以
米布直爲會錄則別無耗費而其有益於緩急者
愈勝於軍器萬萬矣嗚呼用錢之法實出於裕國
之道而錢之爲物飢者不可以爲食寒者不可以
爲衣立法之初若不示民以信則其終不能通行
也明矣我國之創立此法已有年矣而尚不能通

行者無他人心巧詐非如上國之定價不貳故人
欲賤買而貴賣人皆不以爲信也臣之赴任本府
也三手糧及大同米收捧之際一依上司分付及
啓下公事必以錢文收捧則當其收捧之日民皆
以錢文爲可用之物而及其已捧之後民皆以錢
文爲無用之物雖有鬻之者睨而不肯市以此觀
之錢文之通行不亦難乎當初慮有此患不爲創
立則已今已創立大費國家之財力矣必期於通
行然後乃可爲國也何以言之大抵諺所謂高麗
公事三日云者乃誹謗之甚者也士民不信朝家

三傳遺稿卷之五
之政令者實由於此請令廟堂及該曹熟講可行之道示民以不罷之意無尚泄泄而沓沓焉嗚呼海畔之民煮鹽爲業者皆是顛連餓羸之人也本無恒產移來移去若不矜恤何以奠厥居當初屬于戶曹納其鹽稅矣近年以來諸宮家或折受或立案其所督責之數倍蓰於戶曹應納之數且於收稅之際必送差人差人之作弊何以形言是以諸宮家所屬之民散而之四方者相繼旣散之後侵其一族一族不能支則又徵於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其勢必至於空一邑而後已爲守令者

雖有愛民之心而與宮家體面懸絕坐視民生之塗炭而束手噤口終不能救此習不革其將隕殿下之國也臣愚以爲若依當初規式使之納稅於戶曹然後戶曹分給於諸宮家則是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殿下親親之恩亦不廢也伏願殿下付諸該曹焉嗚呼樂工樂生之弊朝廷旣已知之矣殿下亦且聞之矣今不必更爲煩達而其

中樂工則必以官屬差定列邑之日就蕩敗不成模樣者實由於此也蓋樂工之苦視他役百倍纔定其役旋即逃避又以他人代定亦不免相繼而

三傳遺稿卷之五

三餘遺稿卷之五
逃逃者無已官屬有限又侵隣族隣族亦逃其勢
之難支可知也曾於庚午年間曰 經筵官所
啓至令該曹覆啓從官屬之多少均一分定事既
已蒙 允行會而今已七年尚未奉行回循如舊
遠近之人皆以爲恠訝此非難處之事而 啓下
之後七年不行雖有救此之第一策臣知其必不
能行也伏願 殿下申命該曹焉嗚呼唐糧之設
初曰毛兵之請糧不得已而創設者也近者臣竊
聞民間相與言曰以唐糧爲號而不輸於榷島直
納於戶曹未知自戶曹給唐人乎若不給唐人而

此役猶存則是實無名之稅也科外之稅也欺民
之稅也苟以經費爲恤則直以國用爲名亦可云
云疑惑之說譁然未已伏願 殿下亟令該曹明
白知會以破民間之疑惑焉嗚呼奢侈之害日月
以長至于今日而極矣士夫之崇儉素而抑侈靡
者甚鮮至於市民皆衣錦繡下賤皆食珍羞國中
一日之浮費當如何也 殿下尚儉之德非不至
矣抑奢之教非不切矣而臣竊聞宮庭之間或以
彩綉爲屏障國婚之時不禁婚家之私進云若然
則士夫之或爲螺鈿屏者有由然矣士夫之婚需

過制度者亦非恠也伏願 殿下以身先之率下以儉痛革國中之奢侈焉嗚呼今之疵政弊習必不止於此而語涉支離姑且闕之然而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抹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臣愚以爲救今日之弊其本有二一曰定聖志以收實效二曰懋聖學以盡至誠臣請歷指而言之夫一國之治亂繫於一人一人之臧否繫於一心一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於人也譬之於木則根焉譬之於穀則田焉譬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而一世成之者也是

故志乎善而與治同道則罔不興志乎惡而與亂同事則罔不亡如或立志靡定悠悠泛泛則亦歸於亂亡而已所謂靡定者徒有其志而不能擴充終無實效之謂也有其志無實效者謂之無志亦可也今我 殿下臨政願治十四年于茲而安常守故不見治化者臣不敢知 聖志未定而然耶聖志雖定不求實效而然耶抑 聖心以先王之道爲高遠而不可行耶何其願治之久而食效之遲也伏願 殿下奮發大有爲之志以立萬事之根柢不爲功利雜霸之術所遷動不爲流俗循

常之說所移奪則君子有所恃而興起於爲善小人有所懼而沮止其爲惡風行草偃之化庶幾乎於變之治矣伏惟 殿下念茲在茲夫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精論聖學之勤不若論聖學之專何者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採遺文於墜闕之餘萃鉅帙於編摩之後則似乎博矣然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奧旨得口耳之粗跡而不究心膏之實學則其博乃所以爲雜也漏下咨訪夜分談論講唐虞於細旃之上玩周孔於遺編之間則似乎勤矣然一暴未幾而十寒之已至學亦方勤

而鴻鵠之已思則其勤乃所以爲惰也帝王之學與經生異必謹於天命人心之際必辨於君子小人之情以誠意正心爲大本以修身齊家爲要務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也莫不以此學而推之不以位爲樂而以斯民不被澤爲憂不以身爲恤而以斯民得所安爲念大哉聖學之道也雖然苟非至誠無息則何以格物致知而終至於丕顯篤恭之妙乎蓋仰觀乎天高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博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亦誠而已人居天地之間純亦不

已參合無間高明配天博厚配地者舍是誠何以
哉是以真實無妄純粹無偽徹上徹下皆實理之
所爲者誠也而一有所雜則妄矣悠久不息周流
不已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者亦誠也而一有
所間則息矣故先儒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誠可
以存此心伏惟 殿下念茲在茲噫以此二者爲
救時之大本者非臣之妄言也如是而德業不日
著治效不日進則臣當伏妄言之誅矣嗚呼區區
犬馬之心又有所不能自己者願爲篇尾之獻焉
臣於上年入侍 經席瞻望 清光天顏漸不如

舊玉音殊未洪暢是必病根未除也其於臣子之
心固已憂之矣及至 國恤之初 殿下哀傷之
念素膳之御徑情而越禮者久矣其添傷於 聖
體當復如何夫疾者夫子所慎也臣未知 殿下
之所慎亦有如夫子乎二百年宗社臣民之托皆
在於 殿下之身 殿下縱自輕奈此宗社何奈
此臣民何伏願 殿下以節食遠色爲慎疾之本
以清心養德爲慎疾之要以慰億兆顛若之望焉
且 王世子自 國恤以後毀瘠踰制至孝持喪
之說旣已播聞於中外及至 山陵也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令人感動見之者皆垂涕而傳言雖閔
曾之孝無以加此凡諸大小臣民孰不延頸而欽
仰哉然而古聖人之制禮也惓惓以孝子不勝喪
爲戒况 世子之身與匹夫有異何可以毀瘠至
此乎臣曾叨春坊昵侍書筵 世子之稟質清粹
臣知之有素矣頃於 國奠發引之日臣又備負
於守令之列祇延於晝停之所瞻望 世子羸悴
之顏臣之憂慮有倍於他人故茲敢仰摠微衷請
以閭巷之間草土之病爲諭其病也外無發作之
形內無疼痛之跡而真元削弱渾體萎縮莫知其

所以然若不深究病根早自調攝則及至大病之
卒發雖良醫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伏願 殿下常垂深戒使之節哀中禮無貽後日
之悔焉且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以此觀之雖在衰經之中不可以廢學伏願 殿
下令 世子頻接官官講劇禮經一以補學問之
源一以節哀疚之懷則其與深居禁中親昵宦侍
者遠矣臣竊聞外間傳言元孫誕生之後出養於
閭家云臣始聞而不信以 殿下之聖明必不爲
此舉矣近者遠邇傳播衆口一談臣於是不能無

疑惑之心焉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古聖人貽厥孫謀有如是者故于今頌成王之德不衰今元孫之於殿下實成王之於文王也殿下之保元孫可不以保成王之道保之乎或曰自上深念保護之難擇其善養之家姑令出養是亦聖人之權也臣以爲大不然人之脩短自有天命不容人力雖匹夫亦然况今元孫應千齡之慶係一國之望保佑之天意可見豈容人力於其間哉且外戚之患自古

有之聖主明王之所宜深戒而痛絕者也今以姜碩期之謹慎事殿下之明聖必無可憂者而君臣之分上下截然姜碩期亦何敢以吾君之孫養之於家乎此路一開恐貽無窮之憂也聖人之一言一事皆可爲萬世之法然後可以悠久而無疆臣恐殿下此舉斷非萬世可法者也噫智者慮事於無形明者防患於未萌伏願殿下勿以人廢言臣不勝瞻天望日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擬晉杜預請造渭橋疏

臣竊惟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今渭橋之役雖勞且費實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然計者事之機也聽者事之候也臣不敢隱中以効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夫孟津天下之衝而四通五達之道也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轉殷殷環運而川流者率由是焉津流亘數百里涵湧澎湃無風而波雖瞿塘灩澦不足以喻其險控舟而渡者必初以室之灰以堊之鄭以乾之兢兢然戒懼而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目不及瞬播傾楫墊破碎淪溺坵于泥沙者往

往有之夫陛下之德瓌湧原泉沕漭曼羨視民之溺猶己之溺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也過孟津而載胥及溺者不知其幾何而恬然莫之救惡在乎爲民父母也若果轉石爲橋利涉渭川則是拯民於大水之中而奠之衽席之上也方今羣賢滿朝鴻疇碩畫之士不爲不多而陛下左右之臣或曰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是知其一未知其二經曰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傳曰輿梁成民未病涉漢臣薛廣德曰乘舟危就橋安臣有所受之也今考之

於經質之於傳稽之以信史渭橋之役爲可耶爲不可耶况牧民之道苟利民則爲之遑恤乎他哉說者曰秦皇帝作石橋不旋踵而亡其轍跡可見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今天下初定瘡痍者甫起烏用是作橋爲哉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秦皇帝吞二周而亡六國投俎豆陳鞭笞窮奢極欲闢地興繇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揆厥所元終都攸卒雖不作橋其亡也可立而須也况其爲橋也與今之橋不類今之橋將以利涉秦之橋徒以求仙今之橋將以安民秦之橋徒以厲

民若比而同之不亦謬乎且臣豈樂傾無量之費役予遺之民快心於驅石之役哉誠以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况使民以佚道雖勞而民不怨故伏計熟甚焉臣恐陛下之親左右之說不察愚臣一得之愚故敢獻書以聞唯陛下之留意焉

三節遺稿卷之五

三節遺稿卷之六

新谷

劄

玉堂請勿追崇劄

辛未十二月

臣聞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當為而已矣今日之講禮不亦難乎 追崇果合於禮而不為 追崇則是得為而不為也 追崇不合於禮而欲為 追崇則是不得為而為之也 議之不可不詳處之不可不審必須稽之禮經

而不謀考之信史而無疑謀諸大臣臺閣而僉同
方可謂所當爲之道也今者不然欲尊反卑之訓
昭揭於禮經子無爵父之義明著於信史大臣及
臺閣皆曰不可未知 殿下何所據而欲爲不當
爲之禮乎夫尊親之道不在多言一於禮而不苟
其尊親也至矣夫豈非禮而朱子言之哉此其尤
大章明較著者也若 殿下不稽禮經不考信史
不謀諸大臣臺閣而唯以顯親之私心必欲徑情
而直行則 尊崇雖極苟焉而已烏在其尊親也
且 殿下之欲尊私親何害於臣子 殿下之不

尊私親何快於臣子然而前後論列之臣必欲爭
之者實出於愛君格君之意而 雷霆之威時或
橫加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辭氣之間忿懣滋甚政
令之際抑揚太過君臣上下誠意未孚疑阻先形
目之以聚黨要譽介之以立功干祿必欲箝制萬
口駕馭一世而唯予言莫之違也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則尊崇雖極苟焉而已烏在其尊親也嗚呼
事莫大於祭祀禮莫重於廟制使莫大莫重之典
一涉於苟則非但 聖心之有歉 聖孝之或愆
而抑恐陟降之靈亦必不安於冥冥之中矣夫此

禮之議已有年矣凡古禮之見於經雜出於傳記
百家之書者廷臣皆已陳之矣 殿下亦聞之熟
矣今不必重言複說以爲疊床架屋之歸而臣等
之所大憂者則有之矣自古人庄之作一事發一
政也必合於事之理順於人之心然後行之故人
心可服而事理當矣今也上自廊廟下至士庶不
謀而同辭皆以爲非禮之禮也其不合於事之理
不順於人之心於此可見而強欲行之則人心不
服而事理乖矣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洞察乎此
而必欲 追崇者臣恐至情之發有所漏蔽也

殿下之心必以爲奉先之道寧失於厚而一二臣
同不爲無助遂不念宗緒之大小不諒恩義之輕
重謂禮經不足法謂信史不足徵大臣不必謀臺
閣不必詢輕視古今已有自用之漸聲音顏色已
成拒人之病若此不已則 殿下之國事將日非
矣國乘載焉野史記焉天下後世謂 殿下何如
主臣等所謂大可憂者此也其可謂所當爲之道
乎 聖教所謂萬代之所瞻仰後世之所取則者
臣恐不當如是也伏願 聖明勉抑至情平心察
理本之禮經以遵欲尊反卑之訓叅之信史以察

子無爵父之義快從公共之議亟寢 追崇之命
必求其合於事之理順於人之心為其所當為一
於禮而不苟以為尊親之本焉 殿下不以臣等
無似置諸論思之地日月多矣而謏聞寡學不能
博考經史早悟 聖心臣等之罪大矣然而區區
願忠之心只欲納吾 君於無過伏惟 聖明留
心澄省焉取 進止

請遞兩司劄

壬申二月

今此 追崇之舉強拂公議輕棄經禮欲伸私恩
以干 宗統君上過舉莫大於此立殿陞爭是非

者所宜汲汲抹正引君當道而猶且遲延諉以等
待諍臣之職豈端使然哉皆未免苟且之歸亦難
免疲軟之失請大司憲朴東善大司諫金光炫執
義金南重掌令申敏一持平趙贊尹孝永正言沈
演並為遞差取 進止

傳曰兩司之官別無所失而副校理尹榮等欲
為立威不顧事體並請遞差事極駭愕並削奪
官爵門外黜送 姪修撰羅萬甲進劄略曰尹榮
等職在論思直抹為急而遞有情外之斥上下
阻隔人心疑惑國事潰裂乞寢削黜之命
答曰惟辟作威作福尹榮等敢為威脅一時之
計厥罪非細矣 兩司者出於弼違之誠合於
府啓尹榮等請遞以立威為其罪而罪之三臣被
正事之義而至以立威為其罪而罪之三臣被

罪雖不足恤而忌諱之門從此而開則其於
聖德不為無損請收削黜之命
答曰尹榮等不顧事理作威廢人此習漸長則
後弊無窮故既施薄罰其勿更煩

請停燔鍼劄

癸酉一月

允疾病治療之際雖閭閻匹夫之微而必詳必慎
不可以未達之方試之况於君父至尊之地乎
臣等竊聞近日自上受鍼委諸李馨益之手輕
施詭異之術不勝瞿然驚駭之至馨益自以為奇
方妙訣以術於人者久矣士夫之間多以恠誕介
之間有病勢沉綿不得已用之者而亦未聞一一
見效非徒不見其效害亦隨之臣等亦有目見而

知之者其術之不可信用也明矣人主之動靜云
為無一不出於正然後可以為萬世模範今此詭
恠之方不循常道斷非人主之所宜行也又况無
益而有害者乎夫人之一身都以元氣扶持玉
候違豫已經累朔長在鍼藥之中真元之消鑠亦
已多矣清心省事補養元氣使風邪乖戾之氣不
得乘虛作孽乃為今日急務而求治欲速信術太
銳日施針灼不無耗損榮衛之患若或曰此漸至
添傷則雖誅百馨益悔之無及伏願聖明廣詢
諸醫允諸鍼藥一依常方從容調治漸次收效痛

介迺恠之人使不得熒惑焉且君上之接遇外臣也承旨史官必皆入侍者其意有在而側聞受鍼之際入侍之臣只宦侍及馨益輩數人而已揆諸事理豈不寒心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論思區區愛君之誠靡所不念敢於靜攝之中不避瀆擾之嫌取進止

遇災進言劄

乙亥十二月

伏以天人之際甚可畏也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象動於上感應之理隨類而至苟不能警懼自省而乃反狎侮自肆則是自絕於

天也其亡可立而須也臣等竊觀近年以來天灾物恠式月斯生難以悉舉而犯陽之虹先春之雷又現於國恤之初噫嘻亦太甚矣今日之灾也國家存亡間不容髮而君臣上下恬然莫之知懼不幾乎自絕於天乎臣等恍然而感愾然而嘆繼之以流涕痛哭也然而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修善古人所謂怒予之天猶可爲之者此也然則安知上天仁愛之心欲以灾異警動我殿下使振起治道以升大猷耶轉灾爲祥之機惟此時爲然雖如臣等無似昵侍經幄豈無

區區一得之愚而適會 聖上方在衰服不敢煩
瀆矣今值 釋衰之日終亦不容於默也謹以六
事爲 殿下條陳之伏惟 聖明恕其狂僭留神
省察焉一曰法天道夫天之道好生而無私聖人
之心亦好生而無私故人情莫不欲壽先王生之
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先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不欲安先王扶之而不危此無非法天施仁之政
也天灾流行雖或不免而其所以克享天心終致
轉移者以其修省之道亦在乎法天施仁也其憂
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憂以天下其樂也不以己

之樂爲樂而樂以天下宜其心得而和氣應和
氣應而天災弭也今者如傷之念雖切於上若保
之澤不究於下吏緣爲姦民不堪命剝割無改於
前日窮蹙有甚於曩時至於刑獄滋豐未聞欽恤
之政覆盆之下天日或有所未照罪籍之中枉濫
或有所未伸臣等竊恐法天施仁之道不盡其實
也伏願 殿下體生物之心思同胞之理仁以恤
民欽以慎刑皆本純一不事文飾以法天道焉二
曰立大志夫志者進德之基也人之有所猷爲志
必在前爲之鄉導故志有大小而其所成就者亦

隨而小大焉作事之始先立此志以爲不如堯不
如舜不如禹湯文武皆吾之病也恐恐然惟不得
行古聖人之道是懼事無鉅細動皆求合於古聖
人不敢有一毫放過則是亦聖人而已此立志之
大者也如或不然自分資質之不高安於退託不
進一步諉以叔季之難化恬常滯故不能奮勵昨
日所爲今日難革今日所好明日憚改如是曰循
進寸退尺此立志之小者也是以程子之言曰君
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不爲駁雜之政所牽制不
爲流俗之論所遷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

已也臣等之言實出於此也臣等竊觀 殿下不
以古聖人自期規規於事爲之末察察於政令之
間架漏牽補苟度時月未嘗有所振作雖有非常
之災可愕之變而應之以文不以其實蘇軾曰智
可以欺天下惟天不容僞臣等竊恐 殿下之志
不立其大者也伏願 殿下進德必期於作聖致
治必期於雍熙廓揮乾剛以立大志焉三曰懋聖
學夫道心之發至微而難見人心之動易流而難
保必也精以擇之於將發之際一以守之於既擇
之後使天理常存人欲不萌日用之間無一事之

不得其中此堯舜禹授受之微旨而萬古帝王之心法也舍此之外更無他道而至傳說必以學之一字反覆於其君者豈不以學于古訓然後擇善執中之功方有所攷據而持循也耶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萬幾之來紛如也庶績之會雜然也苟不能專心致志講究經傳則衆慾之攻心者左右而至矣豈不危哉臣等伏覩 殿下罕御經筵徒尚淵默無博問明辨之道進講經訓只玩章句無體認躬行之實無乃 殿下輕視臣隣謂人莫已若今雖博問而誰得以明白講論也耶抑以聖賢

之書爲誘人而設唯可讀其文辭不足以身踐也耶若然則臣等之感滋甚焉 聖明不知臣等之不肖置諸講官之列臣等俱以顛蒙素昧學問每於入侍之際徒能抽繹訓詁以爲應對之資臣等亦自知慙覲矣 殿下輕視之病實是臣等不學之罪也然而聖人不耻於下問賢才不借於異代豈可以世無其人而輕視至此也况聖賢之言布在方策開示蘊奧著明諄切苟曰其言循序漸進則爲聖爲賢理所必至其不可以只玩章句也明矣伏願 殿下加時敏之功著日新之效以融液

三館通和卷之五
九
周遍爲得力之期潛心玩索以懋聖學焉四曰嚴
宮禁夫帝王正家之道必先於嚴內外之限定尊
卑之分故內外斬斬而有截上下秩秩而不舛內
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苞苴不達干謁不行
豈有恃恩私而亂典常攀邪徑而紊朝政者哉苟
或燕昵之私意不能自克上下之名分不能有別
則何以正其宮壺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乎蓋
宮庭隱密之地祗席宴安之際其流於情而害於
理者雖若至微而符驗之著於外者甚遠人主之
心當如青天白日少有纖翳人皆見之不可掩也

臣等竊觀 殿下家法之正固無可議而內外不
嚴之說播聞外間識者之寒心已久而臣等不敢
以此事遽疑於 聖明之世頃於 國恤成服之
前婦人之乘輜出入者相屬於禁闥之內私家之
進其饘粥者不絕於閤門之前而未聞 殿下發
一號令禁其出入而退其饘粥者且君臣內外之
制截然不可紊而至今私親入叅於 殮殯之際
此亦違經越禮之甚者也以此數端推而認之則
其在平常無事之時內外不嚴之說果不能無疑
矣伏願 殿下惕然警省奮然改圖使柔媚不干

于聰明椒掖不至於瀆漫不借私恩以嚴宮禁焉
五日調聖躬臣等伏覩 殿下卽祚之初 聖體
康健天語鏗鏘入侍之臣相顧欣悅以賀億萬載
無疆之慶近年以來 聖候漸不如初玉音頗未
洪暢講讀之際不過數行輒至休息受病之源已
不淺矣閭閻士夫之間或有如此之病者必由於
不能慎色若不深究病根之所由生早自拔本塞
源則漸至沉痾終有大可憂者矣 殿下受病之
源外庭之臣雖不敢揣知而若以病根推求厥由
則臣等憂懼悶慮之至不能無疑惑之心也况於

今日 坤儀內缺悲哀加深其添傷於 玉候當
如何也竊念人之疾病發作雖暴疼痛雖深而有
形可覩有跡可尋者庸醫之所懼而良醫之所易
也若其精神不爽氣血不調內無發作之形外無
疼痛之跡而真元日弱莫知其所以然者良醫之
所憂而庸醫之所忽也今 殿下之疾旣自諉諸
微恙而今世又無所謂良醫上下相蒙玩愒度日
此尤臣等之痛悶者也夫 祖宗付畀之責億兆
顛若之望俱萃於 殿下殿下之一身是二百年
宗社安危之所係也今日之憂孰有大於調 聖

躬乎伏願 殿下清心養德以調 聖躬使聲色
不能爲撓疾不能爲崇焉六曰崇節儉夫儉者
德之共而侈者惡之大也儉則心常不放而隨遇
自適侈則心常外馳而日肆無厭此人主之所宜
戒謹者也今者國儲垂竭民勞太甚而經費之出
不能量入不時之需多資橫斂公私赤立無以爲
國救時之策唯在於節用節用之方唯在於崇儉
崇儉之本莫如躬率不能躬率而能收節儉之效
者臣等未之前聞也伏覩 殿下抑奢尚儉之意
累形於言語政教之間而其於躬率之道或有所

歎然則如是而欲望草偃之化不亦難乎姑就近
日之事言之家舍踰制之處曰法府陳啓之言
命許禁斷而閭巷之間只益騷擾未見士民之趨
令者何也大君家舍固已踰制而 殿下曾莫之
禁本既不端木之不治無足恠也若此之類不可
以一二歷陳是何異於橫表而望影之直圓盃而
欲水之方也今此曰山之役設置三都監吏胥多
姦黠之徒財用有糜費之患特 命幹事之臣俾
絕濫僞之弊可也古昔明君當昇平之運席富強
之業猶以節儉爲重况今國勢將沾於危亡邦本

將顛於溝壑則時務之最緊者舍節儉何以哉伏願 殿下惟懷永圖以崇節儉使朝廷得以觀感四方得以風動焉嗚呼昔成湯遇災以六事自責今臣等亦以此六事責 殿下不知 殿下之自責亦有如成湯否乎成湯之自責雖在於六事而其本則不過曰誠而已天之感應亦不在乎六事之責而在乎一心之誠若 殿下徒知六事自責而不能盡其誠則惡在其法成湯也是以傳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誠哉是言也夫所謂至誠者一而

無貳純而無雜自始至終無時間斷者是也伏惟 聖明以至誠無息之道爲應天弭災之實常存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以致昭格於無聲無臭之天則是所謂求在己之天而天不敢違者也噫今之國事尚忍言哉南倭北虜猖然旁伺皮幣金繒難填於壑欲哀我赤子顛連無告道路餓殍相望於遠邇天災時變又至於此其於政令事爲之間可言者多矣臣等亦豈不欲效愚一二而竊見近來上章䟽論事爲者例歸有司得片辭覆過爲一故紙而已臣等之姑舍是而先其大者誠願免付

有司直蒙 聖明留神而竊自附於格非正事之
義也取 進止

三節遺稿卷之六

三節遺稿卷之七

薪谷

啓辭

請革諸宮家免稅啓辭

己巳六月

諸宮家免稅不唯兩司爭之抑亦國人之公言而
又非 先王之成憲也以 殿下之明聖宜轉圜
之不暇而近來聽言之際私意未祛受善之量不
弘天怒易發好勝之私未克相持稍久不卽停論
則必嚴辭而摧折之國家設臺閣之意果安在哉
親親之義雖切獨不念邦本之偏困乎邦本偏困

三節遺稿卷之七
終至於國不爲國則 殿下雖欲盡親親之義其
可得乎請加三思亟 賜一俞

請罷黃性元勳封啓辭

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家大柄也如或輕用之則
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起端雖微流弊必大今
者黃性元濫占勳籍已辱清朝納穀呈狀至於封
君 殿下之輕用爵位到此而極矣請勿留難還
收 成命

請削陽陵君許禰啓辭

陽陵君許禰爲人輕妄恠慝有何知識可以議禮

頃於丙寅年間冒呈妖佞之疏敢拂公共之論其
時兩司俱發請以遠竄卒值搶攘之際未施投畀
之律輿情齊奮久而愈鬱不意今者挾勳自恣復
持前論欲壞朝家已定之典禮其熒惑 天聽眩
亂是非之罪不可不深懲而痛絕請 命削奪官
爵門外黜送

避嫌啓辭

頃日許禰論罪時非恠慝二字無以形容其實狀
故與同僚相議必以是斥之矣伏見 批答以恠
慝等語詬辱勳臣爲 教詬辱勳臣之罪臣實難

免請 命罷斥臣職

請寢羅萬甲中道付處啓辭 七月

人君用罰貴在得中若諉以輕律而施之於無罪之人便未爲得中之舉况言語無形非如文字之比一傳再傳或失其本意以此罪人寧不寬乎今此羅萬甲之事既云形跡未著而遽施投畀之典用罰失中無過於此請還收中道付處之 命

請寢張維補外啓辭

官爵之高下自懸內外之輕重亦殊而昨以新豐君張維特授羅州牧使除目一下朝野共駭咸謂

坐論羅萬甲一劄臣等亦不敢不以爲然也原劄未下雖未知措語如何要其微意不過納君於無過使國家舉措歸於中正而已寧有一毫私意有所左右也請還收補外之 命

請革內司刑括公事啓辭 庚午三月

內需司之侵擾外方至昏朝而極矣其流之弊猶未革去田畝奴婢查出 啓下公事關由於吏曹者或成卷軸而該曹無防 啓之規例爲反貼行會監司守令諉以 啓下公事奉行恐後外方騷屑無時可已小民之怨咨國脉之消鑠日滋月甚

豈非大可憂者乎自今伊始凡本司刷括公事一切勿爲 啓下以祛民生一分之弊

輪對啓辭 四月

本曹所掌專在政事政事間多有可 啓之事而小者則言于堂上自本曹可以處之大者則堂上當 啓稟處之微末小臣不敢仰達但內需司公事雖非本曹所掌而例爲反貼于本曹臣目見其弊願爲略陳凡國家公事場文簿必皆出納于政院故自古稱政院爲喉舌者此也今此內需司公事不由政院只令宦寺出納直爲 啓下于本曹

臣取見其文書則率多奴婢田畝陳告推尋事也昏朝弊習尚不知戒民生休戚國家存亡皆係於此所當不忍反貼而 啓下公事亦不可掩置故本曹則不得已將其田畝公事送于戶曹奴婢公事送于刑曹使之明白查覈處置而該曹亦無覆啓防啓之規直爲行會于外方云旣已 啓下屢經京衙門之反貼則外方守令無不惴惴何以辨其真贗乎內需司革罷爲上策而如不得革罷則是亦一小各司之類也今後一依他各司例凡文書出納于政院 啓下該曹該曹必爲覆 啓定

奪然後行會外方則外方民弊庶可少紓矣

庚午九月甚專傳曰吏曹佐郎尹啓內需司公事
疾之專不舉行之故特罷銓郎非但事體未安將
來事之弊有不可勝言其公事必關由吏曹者意
有所在苟有不勝則為郎官者留意持難乃其
職耳請還收尹啓罷職之命○九月十九日
夜對承旨尹焯曰臣在外方見內需之弊同有
紀極民皆以爲昏朝之事復作矣凡公事必由
吏曹者所以察其姦而防其弊也尹啓之意亦
出於此守而不撓竟以此持命罷職人皆以
聖意不爲愛私財而臣民之望以此缺然故施罰
尹啓不論事之是非而全然廢閣不行而廢閣
耳內需之事亦有是非曰外方無論是非而廢閣
君命也待讀官李景曾曰外方無論是非而廢閣
之故特罷銓郎則所關非細矣上曰本官守
令覈其真偽公賤則以爲公賤而棄之私賤則
以爲私賤而棄之則好矣今之守令不能故果
有是弊矣

湖南御史復命書啓 辛未十月

奉命之臣各有所幹唯當盡其所幹而已所幹
之外不敢以他事聞例也然而御史爲任實膺
耳目之寄苟有所聞見不敢不陳亦或一道也臣
新自湖南還謹以民瘼十條開錄于左
道內沿海之邑無論大小皆有戰船而軍籍之後
各官則舟師射格之軍不爲定給故若遇事變則
百餘名射格卒然俱辦於田結而田結之軍實難
容易辦得公私俱爲可慮大槩戰船造作三年必
改改造之價不下於數百斛之米其苦亦已甚矣

且脫有緩急軍須船運之役皆責於公海公海之民尤宜軫念而今則公海種種疾苦視內地十倍况此射格之役內地所無而公海獨有之公海之民亦獨何罪若於公海之邑東伍軍一哨移送于戰船以備射格則似或兩便於公私矣

諸色軍兵之中忠壯衛及忠翊衛最為呼冤曩時納粟之類皆屬於忠壯軍功原從之類並屬於忠翊若此之輩國家所宜軫念而今者無論士族及常人既已名編於東伍又有立番之役或立番於舟師或立番於京上水陸奔走一身兩役人不

堪其苦或有慨然而歎者曰不納斗粟者安卧其家不參軍功者皆按其堵我輩胡為乎納粟胡為乎有功兩役之苦一至此哉得聞此言可知其呼冤如此之類宜令本道方伯查覈 啓聞以解其冤

丁卯以前軍兵赴西之際州縣各給軍器及其賊退之後旋即還捧萬死生還之兵鮮有持軍器而還者故大半自備還納其中或有死亡未還者則無處可徵或督責其妻子或督責其族黨大槩生者猶冤况其死亡者乎妻子猶冤况其族黨乎民

三節遺稿卷之十一
之呼冤莫此爲甚爲守令者亦知此弊而會付軍器不能擅便故自丁卯今至五年尚有侵徵之患云令該曹行會各道死亡未還者查覈處置似爲宜當

六
沿海諸島之中各衙門設屯之處比比有之或遣別將耕作收穫納于京中其田不載於本官田案其民不編於本官戶口方伯之令州縣之政不能行於其間故逃賦役者往焉避軍簿者往焉憑藉上司別成一區自爲逋逃之藪矣臣竊聞諸島別將一有窠闕則求之者如麻又聞所謂別將者或

多不文不武無識無賴之輩云若無肥己之利則豈肯樂往於千里外海島哉十分其利一入衙門而各官民戶及軍額由是日縮自國家論之所得不如所損豈不寒心且畫野分州州置守令則一境之內宜無所不係於守令而獨此諸島守令莫之制視如他國之壤守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若令諸島設屯處皆屬於守令使之收穫上納則守令雖有不善者豈下於不文不武無識無賴之徒哉非但有益於各衙門島中之民皆可爲軍兵其於守邊亦有所裨宜令本道方伯查覈 啓聞後從

長處置

民之疾苦未有甚於餘丁價布及匠人價布蓋號牌時雖或名錄於時居之官而朝東暮西買賣爲業者匠人也流離失所根着不固者餘丁也逐年徵布不堪其苦散而之四方者居多該司只據號牌時名錄年年責納於州縣州縣猶且奉行恐後侵及隣族無異白奪聞來不覺寒心且聞匠人逃故皆令本定云本定之規雖於軍額亦且難便况此朝東暮西買賣爲業之輩何可一一本定如軍額之爲哉宜令該曹商量定奪

民齒產長與禽獸有異十年成就古有是語而今者號牌之後不滿十年歲抄充定不待成就故或驅襁褓之兒苟充軍額是無補於兵丁而適足以傷和氣也宜令該曹商度善處

統營雜穀散置於列邑者多而糶糴之際或值凶歉或緣逋亡日循而不捧於民間久矣且會付元穀則一年之耗只錄十分之一故其中雖或有逋欠亦可以耗數推移充數而今此統營之穀則並錄其耗若過數年耗亦有耗故今過三十餘年虛張其數只存空簿間有蕩滌之命而民未蒙實

三節遺和卷之七
惠若令剛明之人遍詢列邑照檢文簿久遠未捧者並與其耗而蕩滌且火其虛張之簿以示不捧之意則是焚虛簿而樹實惠也宜令該曹商確善處

道內舟師之苦莫過於嶺南添防非但成役之勤苦每朔交遞之際動經時月農人由是而失業聞來誠可矜惻嶺南時無警急而湖南舟師已不能支是誠賊未來而兵已敝矣殊非以逸待勞之意也况嶺南有統營及左右水營賊若少來則其地舟師亦可以防備賊若大舉則湖南左右水使亦

可傳檄而招集也何必待若干舟師添防然後為邊禦之長筭也邊禦雖重而邦本為尤重宜令廟堂酌量指揮

校生考講雖是舊例而今者復行於久廢之餘士子之心既已驚駭其中最為呼寃者納粟受帖之類也大槩校生中不識一字者惟恐他日落講之患盡賣田宅以為免講之計矣今聞事目內五品以下受帖者並令考講云此輩所納雖少與元不納者有間而混同考講則非但渠輩之呼寃其如國家之失信何哉無朝廷命令而自願納之者

雖廁於其間而或曰賑恤廳公事或曰禮曹公文
或曰他上司分付有 朝廷命令而納之者頗多
所納雖少與元不納者一體施行則不亦寬乎不
亦失信乎今則自悔其前日納粟者滔滔皆是此
輩之呼冤何可形言若以所納不多而終身免講
似未妥當云爾則以所納之多少定年限之久近
以爲限年免講之規則渠輩必無辭矣必無冤矣
必無失信之嘆矣

道內樂工樂生之輩呼冤莫甚大槩外方樂工樂
生等不閑音樂率多給價雇立而京司下人刀證

其價侵責萬端少或遲緩輒徵月利故一年所徵
米布極其浩大人不堪其苦在在逃避逃避者又
以他人本定則又隨而逃之其爲悶苦據此可知
况逃故未本定者則徵其米布於族隣尤極無謂
宜令該曹該院從長善處

啓下備邊司回啓曰尹榮以經幄之臣奉
命出外所幹之外凡千民糶隨所聞條陳以備
採擇深得奉使之體所陳十條變通何如啓
依允

嶺南御史復 命書啓 乙亥十月

臣以慶尚道暗行御史下去事目內諸事則在本
道時已爲一一馳 啓而出入民間耳目之所聞

見係干民瘼及邊情凡十二條冒昧條陳以備採擇

量田之舉乃正經界均賦役之大本而打量之際糜費不貲結負之數倍於前日蚩蚩之氓不知朝家本意怨讟朋興一道同然其中稍知事理者則以爲結數既多徭役必寬今年出役之令人皆顛望民心向背寔在此機而竊聞今年收租中下等一依甲戌年例磨鍊而新得田結亦爲一體等第云其爲失望當復如何本道今年農事雖不至大無而田畝所收比甲戌年僅五分之一設令田

結一如甲戌之數若以甲戌等第收租則民怨固已多矣況今量田之後結負倍於甲戌未知租稅從何而出乎若不及時變通將有土崩之患矣大槩據甲戌爲例者必出於有司恤經費之意國家經費亦不可不慮則抑有一種之說焉甲戌元田結則一依甲戌收租只於今年新得田結剩數姑以下下收租則稅入必多於甲戌而民之喜悅猶解倒懸於公於私似爲兩便矣或曰今年新得田結則乃前日隱漏之處也尤不可容恕云臣以爲不然漏負現出者間或有之而元田結陞等之

處皆入於新得之數何可以漏負論之乎且聞本道監司曰民情馳 啓後該曹覆 啓內以收租案將至垂畢今難更改等語爲辭云本道則都會官收租完畢之期尚遠及今變通必無不及之患矣

道內列邑上道則去京中不遠下道則與東萊相近以道里觀之京各司貢物專責於上道東萊倭館所供專責於下道以省轉輸之弊公私兩便而今則不然上道各官亦有供倭之物下道各官亦有京納之物往來之間徒費民力最爲一道之巨

弊今此量田之後貢案改詳定之際量其道里舍遠就近恐或便當

本道當賊路初程兵火最酷經亂以後各驛之凋弊視他道尤甚招集流民僅得成形今聞量田時驛馬位田結次次陞等結數多剩故除出餘田將與民結一體收稅云以一切之法言之則驛馬位田既有定限限外餘田固難容恕而以道內事勢觀之則流民渙散驛路將絕此亦不可不慮也爲是之慮置而不問亦非法典本意則抑有一說焉抄出各驛餘田姑令勿爲收稅使之責立驛馬定

其年限過限不得立馬然後乃爲收稅則驛馬必
至充牣驛卒必不怨叛此說恐或得宜也
本道號牌新軍籍以後未滿十年人口有限逃故
闕額亦難充定矣今聞 朝廷回統制使狀 啓
水陸軍不可混而爲一編伍中水軍盡爲頓減使
之搜括私賤一一本定云本道以水軍入於編伍
者多至四千餘名許多軍額決難一時充定雖或
續續充定而旋即逃避此實無益於緩急而適足
以取怨也大槩舟師入番之軍自有定限輪回替
番已成規例脫有警急則以入番之軍可以運船

其餘下番之軍難以及期招集設或及期招集而
戰船自有容載之數雖有餘軍決不可盡載矣旣
不可盡載於戰船則水軍之下番者其將屬於何
處乎以此屬於編伍爲陸戰之軍少無不可也若
或閑丁衆多闕額充定不至甚難則水陸分軍以
除兩役之苦括出丁壯以益軍兵之額者亦或一
道而今者量田騷屑之餘又有此許多籍軍之役
則予遺之民生何以保存已散之人心何以收拾
况兵務精不務多姑寢此令要得人和爲今日筭
一急務也

各衙門買販皆已停罷而唯獨統營買販之弊日益滋蔓或分送魚鹽或分送木綿使各官買米以納而非但折價高重難以充納差人憑藉張其氣焰其爲民弊無以形言統營則以不煩民力私自買販爲名而各官一粒之米皆出於民之憔悴未有甚於此時應納貢賦猶恐不贍况此科外之徵若是甚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且如或少不如意則以大將之威各官監官色吏捉致營門剥膚搥髓極其狼藉由是各官畏怯如恐不及目今侵漁白奪之患孰有大於此乎頃者統營軍官以買

販事作弊民間本道監司俞伯曾曰民不忍捉致刑訊少折其氣焰而其弊無以杜塞民之怨苦入於骨髓古者虜來尚可之說不幸近之識者之寒心庸有旣乎大槩統營以將士供億他無出處有此買販之事云爾則統營所儲之穀兩南沿邊列邑無處無之見在之數足支累年限民生蘇復間以此支用痛革買販之弊以拯窮民之水火恐或宜當

東萊絕影島在於海中與對馬島相對倭人往來必由於此竊聞牧場復設於此島云臣嘗見我國

怠無以振肅誠非細慮大槩設館接倭實出於羈縻之策到今雖難變更而此後嚴立科條使彼我之人不敢私相交通以嚴防禁恐或宜當

啓下備邊司回啓曰御史尹榮出入民間該
心體訪其所條陳規畫之策實合機宜令各該
司覆啓施行何如啓依允

三節遺稿卷之七

